

清代
筆記叢刊

履園叢話

錢

泳著

六

卷之四

七

履園叢話卷十五

鬼神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張撫軍退鬼

張清恪公伯行撫蘇時。值江寧鄉試。公為監臨。故例將點名。先召恩仇二鬼。進公大怒。正色而言曰。進場考試者。皆沐浴。聖化束身珪璧之士。爾輩平日何以不報。乃正當國家取士大典。一切關防嚴肅時。豈許紛紛鬼祟。進場訛擾耶。是科南闈無一病者。

鄒二癡

鄒公履名德基。工於書法。出入平原北海之間。而性情孤峭。如醉如癡。至今吾邑中人。尚稱鄒二癡為名筆也。其父迪先中萬歷甲戌進士。為湖廣提學副使。積資鉅萬。俱為公履造園。園有鍊石閣。公履所居也。忽一夕。為羣盜所殺。官捕數年不得。至國朝康熙初。有捕役高姓者。婪賄無數。豐衣足食。常夏月避暑。設一榻。張紗幘。卧於閣上。怡然適也。時月色甚明。似有人緣梯而上。帶烏紗巾。著紅道袍。徘徊大步。高懼心知為鄒公子。乃下牀。叩首不止。公子曰。汝何等人。敢據吾閣邪。以足蹴之。遂墮樓。

下。從人驚起。高自言如此。天未明。遂氣絕。人傳而快之。初公履死。索盜無蹤。有女巫能召亡者。焚符畢。巫忽起行。如鄒公子狀。喚家奴取杖痛責之曰。巫者至賤。安得令彼召我家奴。言因主人被害。實為不平。求主人明示。巫言以人殺人。事甚平常。安問盜言訖。巫仆而醒。

緋衣神

康熙十一年八月廿六日夜。太倉嘉定寶山一帶。大雷電。空中有二燈前導。中有一緋衣者。乘白龍。甲士數十。亦持燈隨其後。遠近鄉民盡見之。其燈忽高忽低。明晨視燈光低處。花木悉壞。

鬼戲

康熙中。常熟有包振王者。係梨園中吹笛手。一日忽有人來定戲。云在北門王姓以銀十錠。期於某日。至期而往。則巍然大第。堂中設宴。主人出謂振玉曰。今日係周歲。不可大鬧。以官人幼。不任驚嚇也。遂點西廂記。減去惠明寄書及殺退孫飛虎兩齣。乃定席開場。眾方演唱。振玉獨執笛旁坐。暗窺坐中賓客。凡飲酒。俱呷入鼻中。其往來男女侍從人等。俱足不帖地而行。心甚異之。以私語其眾。眾曰。彼不欲鬧。豈所畏。

在此乎。於是忽將大鑼鼓一響，倏無所觀，乃在昏黑中。則一古墓，惟聽松風，謾謾而已。通班大驚，振玉遂得疾，不數日死。

錢蓮仙

康熙甲子，嘉定陳涵源授徒於龍江里。一夕月下，忽有女子來自道，其姓名曰錢蓮仙。係元季錢鶴皋之女。按太倉州志：鶴皋，上海人。元季吳元年，太倉知州張某以城降張士誠，而鶴皋不從，結諸邑弟子數千人為變，入嘉定。俱送松江獄，脅以兵刃，當時有集仙宮道士楊仁實救之，即其人也。言與陳有文墨緣，晨夕相聚。錢才調雋絕，命題無不立就。已而漸聞於人，陳亦不以為諱。至丁卯歲，形蹟漸疎，一去杳然。陳著仙妹傳述其事，并錄其送別詩云：整頓簪環泣送君，依依難向小橋分。他年不斷情緣處，把酒還澆隴上雲。而陳故無恙也。

乩仙

秦對巖宮諭家有乩仙。適吳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觀之。宮諭延之入，時所請者云：是李太白。令君曰：請賜一詩。乩判云：吳興祚何不拜。令君言詩工固當拜。又判云：題來時有一貓蹲於旁。吳指之，即詠此。又判云：韻來吳因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乩即書云：貓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牀頭一壺酒。

吳乃拜服。

打青神

太倉西門水關橋有龐天壽者。素好拳勇。年七十餘。忽喪其子。青回之夕。其徒數十人。聚集豪飲。聞總帷中窸窣有聲。秉燭照之。但見一大鳥。人面而立。龐急將鈎連鎗。扎住其背。此鳥欲飛不得。兩翼撲人。宛如疾風。室燈盡滅。其徒亦皆仆地。喊不能出聲。如夢魘者。獨天壽盡力捫住。死不放手。天將曙。力乏腕疲。鳥竟逸去。次日。龐滿面皆青。數十人仆地者。面上亦俱有青印。龐後猶活十餘年。每見人述其事。猶言當時恨無人助我一臂之力也。

送涼

崇明李明經杜詩。年七十餘。率其徒數人。應科試。自崇抵崑。已薄暮矣。徧覓寓所。已無下榻處。惟東南門柏家廳有樓五楹。李遂偕其徒居之。時方六月下旬。盛夏鬱蒸。諸徒舟車勞頓。已就榻酣睡矣。李獨卧不成寐。見殘月漸明。樓下如有人聲。竊竊私語。聞一人曰。如此炎天。樓上諸公。得毋太熱乎。我輩夜涼無事。胡不上樓代為驅暑。於是漸聞梯上有聲。如連步而上者。李素稱膽壯。亦不畏之。少頃漸至榻前。各執蕉

扇一柄。有無頭者。則以扇插頸。答答若搖狀。無臂者。以扇插肩。盤旋於幃前。見數十鬼中。肢體無一全者。或馳而東。或趨而西。一人曰。廂間進士公下榻。我輩盍先送涼。既而曰。某某雖秀才。爾輩何薄待之。我為之拂暑。而獨不至。李迨諸徒榻前搖扇。幾遍。將作下樓狀。忽齊聲曰。揚仁風而不及老貢生。非情也。遂各舉扇一搖。呼嘯而去。李徐呼其徒曰。今夜得毋太涼乎。皆答曰。涼甚。李曰。汝不知其故乎。因徐為道之。諸徒愕然驚起。不敢復卧。次早詢之土人。有老者曰。明季被兵時。有民人百餘。皆潛伏此樓下。既而兵入。悉被屠戮。無一存者。今百餘年。此樓尚多祟也。是日亟遷寓而去。

聞角菴相士

揚州聞角菴。有相士寓其中。好酒。同寓有王叟者。亦好酒。相與友善。每夕共入市中。飲以為樂也。一日叟謂相士曰。我鬼也能知人死期。吾語子。自此相者日盛。能定人生死。咸以為神仙。久之。王叟忽不樂。顧相士而泣曰。某日將與君別去。欲借尊嫂腹為我寓也。不解所言。未幾叟不見。是夜相士妻腹中有聲。絕似叟語。其言死生如故。而相益神。積金甚多。妻死後。遂不知其所終。

董庶常

海寧董東亭庶常名潮在京師偶步近郊瞥見一苑有美人彈琵琶甚哀潛識其地次日與同人訪之惟古塚荒煙荆棘刺衣而已為之駭然未幾卒其同年友湯緯堂弔之云紅袖琵琶摧玉樹青山煙雨葬瓊華蓋紀實也

誦大悲呪

長洲吳西橋業醫其父名元祐字天自年六旬餘甚康健每晨起茹素誦大悲呪十餘徧寒暑無間偶感微疴從昏瞶中見二鬼攝去覺天黯慘如黃昏至元妙觀東嶽殿仰見有一人正坐者色甚和問汝平日作何事對曰誦大悲呪旁一吏曰心不盡誠雖多不算逐之出兩足無力天又陰雨沿途喚肩輿過其妹壻家停輿直入見其家方晚餐不起延接因詰問之皆驚竄吳怒而拍案有煮蝦一碟墜滿地乃出門仍乘輿歸覺己身卧牀上大駭急命子往詢妹家云鬼嘯案傾不知何故也吳病痊後改號曰補餘

春杏

吳門沈某其弟早卒所聘某孝廉女過門守貞有年矣忽發狂疾孝廉往問之忽訶

詈不識其父也。乃默禱於乩仙。判曰：汝女前生係湖州沈姓子。少年時私其婢春春。有孕。為沈子。父母逐之。投繯死。後欲向沈子索命。而沈子又瘞沒。今其魂尚來作祟。欲以捉沈子也。須延高僧禮大悲懺三日。呼春杏名祭之。斯可矣。如其言。狂疾乃瘳。

馬公宋相

吾鄉凡完願酹神。俱有馬公宋相。別設下筵。必先祀之。忽忽送出。然後歌樂薦登。上筵。實不知其為何神也。後見土風錄。相傳馬公是蘇州葑門人。名福。以賣菱為業。每晨擔出閭門。過宋相公廟。必敬禮之。後與人爭角不勝。投水死。適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帳前驅使。巫祝家信之。私相尊奉。或云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傷官。湯文正公滅燬淫祀時。五通神俱用鐵鏈鎖押。加以手靠腳鐐。如重犯者。先命縣官拿下。其像長屹然不動。公正色大罵曰：汝還崛彊耶。遂親自動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惟馬公宋相兩像終不能動。問是何神。廟祝詭以財神對。乃釋之。至今鄉人猶存其祀。

城隍

賓退錄極言城隍神之靈顯。且各立名字。如漢之紀信。彭越。蕭何。灌嬰。張敖之類。不

一而足。即祀典所云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之意也。據蘇州府城隍而言。向聞神是湯文正公。弢繼又改陳榕門先生宏謀。既又改巡撫吳公壇。繼又改觀察顧公光旭。今聞又改陳稽亭主政鶴矣。三四十年中。屢易其神。豈陰陽亦一體耶。

嘉慶元年十一月。余在兩浙都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月食七分。二更餘俱已寢矣。忽聞人聲沸天。急報城隍山上火起。通天皆紅。延燒四五千家。所有杭州府。仁和錢塘兩縣。及布政司。糧道。學院衙門前一帶民居。皆成白地。是夜有原任嘉興府方公雲亭。在運司前一小樓作寓。見火光中有紅燈數百。圍護一宅。大至輒息。意此宅必是積善人家。當記之。及天明往看。乃城隍廟也。

錢桂芳者。通州秀才。為人慷慨正直。古之君子也。年四十餘。忽與妻子泣別。將為陝西褒城縣城隍。言明日本州城隍神來拜會。相約。吾當去矣。妻子大哭。桂芳曰。死生定數。哭之無益。乃灑掃一室。供設香案。衣冠而待。次日城隍神果來。儀從甚盛。妻子無所見也。桂芳哀求曰。我有七旬老母。可稍遲數年否。城隍神首肯曰。當代為轉詳東嶽神。其準不準。吾不能主也。忽不見。越三年。其母卒。未幾桂芳亦死。其門弟子李西閘為余言。

惠山黃華墩對岸。有漢紀信廟。里人謂之都城隍廟。每年三月廿八日。為城隍生日。是日鼓樂喧天。遊人無數。惟後樓三間。寂靜無人。登之可以眺遠。有男女兩人。私約至此。將解褻衣。忽見金甲人叱之。投兩人於樓外。適墮河中。一生一死。甚矣哉。神明之靈也。

按都城隍生日。係四月十五日。此言三月廿八日。恐係傳聞之誤。

長洲蔣時菴少馬尊甫篁亭先生。生而聰穎。四歲入塾。祖佚圃公。授以忠臣孝子四字。即記憶不忘。佚圃公知其為大器。且訓之曰。汝高祖參議公。於明鼎革時。杜門養母。母喪哭泣。以致雙瞽。此吾家之孝子也。汝高叔祖都督公。甲申之變。一門十五人殉節。此吾家之忠臣也。篁亭八歲。即為二公作忠孝傳。伯父光祿少卿紫峯先生。奇之。十一。入長庠。康熙辛卯。癸巳。登鄉會榜。官戶部郎中。特簡廣東廉州府知府。時同邑吳容齋先生。由工部員外出。知江西吉安府。二公俱為名宦。有吉安安民廉州廉吏世治官清。歡天喜地之謠。及蔣公罷官。歸兩浙。制府李敏達公。薦督浙江海神廟工。仲子元泰隨行。公一日清晨。忽謂元泰曰。吾廿三四間當死人。咸不信。廿三日果病。二十四日早。復呼元泰曰。我平生不言鬼神事。但奇兆有徵。今夕當去。第我守廉郡。實有愧於朱仲卿之嗇夫桐鄉也。公從叔瞿圃公。亦在海寧。詳詢奇兆。公曰。參

議公遺訓二篇。忠孝兩全。此時已證佛果矣。餘不言。至戊刻端坐逝。未病前。家人夢中恍惚聞呼殿聲。儀從甚盛。云是廉州來接新官者。此雍正九年事。乾隆中。公姪芝岡。公名衡。官江西糧道。署藩臬篆。有藩署書吏邵某云。伊父向在粵東高廉道幕廬。至廉州城隍廟瞻拜。廟祝常言神蘇州人。最重忠孝節義。有節婦族人欲奪其產。將謀害之。節婦知其事。避於廟。族人尋蹤至。甫入廟。突見早役數人。持棍擊其背。不勝痛苦。遂逃歸。節婦自此安居無恙。

揚州有倪瞎子者。孑然一身。寓舊城府城隍廟。起課。每日得數十文。以此度日。有風雨。無人來。則枵腹過夜。一日有商家小夥發財。偶攜妻妾入廟燒香。輿從甚盛。倪知之。竊於神前默祝曰。彼為下賤。榮耀如此。我本故家。飢寒如此。何天之無眼神之。不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何以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耶。殊冒昧。著發儀徵縣杖責二十。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姊嫁儀徵。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肚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二十板。其甥聞之。立出辯明。已杖畢矣。神之靈顯如此。

鬼迷

杭州張仲雅先生名雲璣自言幼時隨其尊人任安慶太守年才七歲有婢某者嘗伺之一日婢閉門浴忽不見遍處尋覓見地板隙似露衣襟遂發開婢已昏迷久之始醒自言近日獨坐房中有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嘗往來於窗外每曝衣履此女告以將雨宜早收又言明日應有某夫人來應辦何事可預為之無不驗也今日我方就浴見此女來約到其卧房初至一小逕甚窄遂側身入見所居甚華麗正卧其榻也太守疑為鬼物所憑遂將是室關鎖署中老吏云數十年前有某太守妾為夫人所妬死於署此其鬼耶然婢並無恙今年七十餘矣

滕縣遇鬼

蘇州有盛雲川金藻庭者為吳茂生店夥進京貿易共僱一車過滕縣天忽曠黑不復辨路見一大宅擬投宿謂其閽人曰不意迷塗至此欲求一席之地但不知主人為何大官閽人曰是都統徐大人之居都統歿後惟夫人在須臾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入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杯盤一公子出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覩金跼踏不安盛以貿易而有措大風謂公子曰尊大人官至極品公子得恩蔭否公子不答盛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俱瀾翻否乘此良宵相叙

且有此美酒佳餚。盡行一令。以見公子才學。公子又不答。金視之。似有怒容。離席去。侍兒隨之入內。一蒼頭出謂二人曰。汝等觸怒我公子。將罹禍。念汝等俱蘇州人。與我有同鄉誼。速隨我行。二人即呼車隨之行。計走三里許。至茅舍。蒼頭推門入曰。汝等請進。吾有職司。不能奉陪。二人秉燭四照。見斗室中止有一榻。揭帳視之。一人閉目而睡。寂然無聲。鬚髮皓然。身祇尺許。正驚疑間。忽有狂風自帳中起。燭光遽滅。二人竄伏暗室。怖不敢喘。假寐於地。久之東方既白。人屋俱亡。實卧於棘叢古塚間耳。狼狽而起。車夫亦如昏迷者。逢耕人始得官道。又行數里。乃見滕文公問井田處。

神人呵護

蘇城史家巷。當雍正乾隆間。蔣沈兩家各有四第。蔣氏助教坦菴公在堂。父子會魁。兄弟館閣。沈氏毅齋。礪齋。溶溪三太史。同時貴顯。里人夜見兩紅燈往來。東西照耀。光徹通衢。凡二十餘年。追助教歿後。沈亦中落。自此紅燈不復見矣。

瞽目見鬼

乾隆戊子歲。蘇州沈慶緣學博需。卒於婺源任。其太翁蘭谷明府。正宰四川郫縣。已七旬。家人隱其事。莫之告。及蘭谷以雙瞽告病歸。一日忽謂家人曰。頃間吾目忽明。

見霈兒袍服對我叩首。殆已死耶。家人乃以實告。

鬼早隸

錫山北門外。有眾安土地廟。鄰女年十七。頗有姿色。一日女入廟燒香。見泥塼早隸而笑之。是夕似有人來求歡。似夢非夢。雞鳴而去。自是無夕不來。女知其鬼也。乃告父母。問其貌。女曰。似類某廟中右邊早隸者。遂授以計。候鬼來時。以竈墨塗其面。次早。睜之果然。其父乃持梃擊碎之。鬼不復至。余聞其事。笑曰。早隸如此淫惡。為土地神者何在耶。

彭半壺

彭半壺。江西人。忘其名。游幕蜀中。善敎勒術。未弱冠。已入泮。食廩餼。有文名。既長。即棄舉子業。在龍虎山學法三年。遨遊天下。歷幕顯要。飲酒食肉如常人。彭不自言術。人亦不知其術也。有某宦者。官蜀中。太夫人年老。常卧病。見鬼物。一鬼以扇扇之。即背冷如冰。一鬼以火熨之。即身熱如火。百醫不效。彭適在座。聞其事。曰。此病既有鬼。吾能治之。某甚喜。至晚。於篋中取木劍一。小羊角簪二。披青布道袍。盥漱畢。焚香。朝北。據案而坐。執筆書符。甫一點。疾呼天君名。焚符後。取羊角小簪三。擲三立。觀者驚。

駭彭在外方召將而太夫人已親見鬼物被神擒去矣。旋聞庭中如數千鴨足聲。逃避後園。彭一路追逐至後園。默運片時曰。吾已放火箭三枝。恐鬼物復來也。次日見後園枯桑樹上。有三焦眼。高低不差累黍。太夫人病自此愈。後半壺忽道裝芒鞋竹杖。辭別故人曰。從此入山。不復與諸君相聚矣。問何往。笑不答。或留與飲。仍茹葷酒。不知所終。

鬼婚

有洞庭漁人蔣姓者。其妻死所遺一子。年四五齡。無人照應。時適有漁船吳氏新喪其夫。生女亦四五齡。於是媒人為之說合。竟再醮於蔣姓。蔣婚未一月。病甚。忽見吳氏故夫鬼來索命。甚急。且大哭曰。吾與汝無仇。何得占我妻。又占我女。決不汝貸也。薰兩家子女長成。又欲為婚姻。已有成說矣。蔣大懼。乃答鬼曰。吾故妻某氏與君妻年相若。亦與君為妻可乎。鬼大喜。跳躍而去。乃寫婚書一紙。與楮鏹同焚之。不數日而愈。以後寂然。按張華博物志。任昉述異記。俱載有鬼神婚嫁之事。即近代五勝郎君。又其最可異者也。

淨眼

揚州羅雨峯。自言淨眼能見鬼物。不獨夜間。每日惟午時絕蹟。餘時皆有鬼。或隱躍於街市之中。或雜處於叢人之内。千態萬狀。不可枚舉。畫有鬼趣圖。卷中朝士大夫。皆有題詠。真奇筆也。乾隆壬子歲。余遊京師。晤雨峯。輒喜聽其說鬼。言在玉河橋翰林院衙門旁。見金甲神二。長丈餘。焦山松寥閣前。見一鬼。長三四丈。徧身綠色。眼中出血。口中吐火。或曰此江魑也。一日有友人留夜宴。推窗出溺。一鬼倉卒難避。影隨溺穿。狀殊可憐。又松江胡中丞寶瓊。亦淨眼。嘗清晨見屬員。有兩鬼在前。橫坐於窗檻中。丞呼止之。以告此員。聞者莫不驚駭。而中丞怡笑自若。

吳蔗鄉。名鳴捷。安徽歙縣人。嘉慶辛酉科進士。出為陝西咸陽令。能白日見鬼。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似鬼多於人。一日見有兩鬼爭道。適一醉漢踉蹌而來。一鬼避不及。身為粉碎。一鬼拍手大笑。傾之。又有一人來碰笑者。碎裂如前。碎鬼亦拍手大笑。看此兩鬼情狀。最妙。蔗鄉親自言之。

關聖顯靈

嘉慶元年。白蓮教匪。據楚北之當陽。我軍急攻。其利用礮總督畢公。正檄軍中立時督鑄。有一人詣營門。言荊州右衛署後廢地中有之。雖立時鼓鑄。所不及也。其人忽